

蒙派乃思的葡萄

法國斐烈普·著 逸夫譯



葡萄的思乃康家

國大建·香港國際機場



蒙派乃思的葡萄

著 普烈斐 (法)
譯 夫 逸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

蒙派乃思的葡萄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
著
者

Charles Louis Phillips

譯
者

逸
夫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出版

記斐烈普

二十世紀初頭，一個法蘭西的薄命的天才者，查祿、路易、斐烈普（Charles Louis Phillips）的名字，似乎有人曾經介紹過的。不過那大概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們不妨在這兒再來簡單的敘說一下。

『我的祖母是乞食的，我的父親是一個木靴匠；他是一個生性高傲的少年，但在兒童時代，爲着獲得日常的麵包，也會作過乞丐。』一八七四年，在法國中部的一個小市鎮，他出生於這樣的境遇之中。

安特萊，紀德說：『他是瘦小而孱弱的，萬事都不如意。他在肉體上也無一長處，足以代替物質力而到達成功之路。他生來就溫和慈悲，幾乎可以說，他是爲着受苦而出生到這世界上來的。』他又度過了這樣的兒童時期和青年時期。

他考高等工藝學校失敗，進了高等土木學校。後來，於一八九六年他二十二歲的時候上了巴黎，在市政府中服役。從辦公室回到自己樸陋的寓所裏，在「自己所思所行中燃燒着熱情之火」的小小的憂鬱的他的心中，繼續地抽出素朴而動人的文學的萌芽。

這樣地，產生了四個悲哀的戀愛故事，母與子，及我們在這兒所介紹的蒙派，乃思的葡萄。他所受到的教養，是從書本上接觸到的 Lecoute de Lisle, Mallarmé, Thomas Hardy, Dostoyevsky, Nietzsche。所接近的友人，是 André Gide，和貧窮生活中的友伴 Lucien Jean 等。對於 Paul Claudel 尤抱有一種類乎信心的特別的敬意。

從這種生活中所寫成的作品，除上述以外，還有：好心的特萊安和可憐的馬麗，倍爾特里公公，馬麗特娜季，克羅基紐爾，小街，青年時代的書信，和短篇集野鴨雜記，給母親的信等等。

但是這天才的萌芽，終於薄命而終。在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廿二日，他以一位三十四歲的盛年，如 Cladel 所說地：「貧苦的，瘦小的，獨身的斐烈普死了。」

他是一個從不忘懷鄉土的作家，木靴匠的兒子，無論在哪里都拖着木靴徘徊。泥土的氣息，從沒離開他的身子；這正是在巴黎，在鄉村中，在世界的無論何處都可以遇到的小城市居民的氣息；思想和希望。他的作品，從技巧上說自有不周的地方，從思想上看來，是不能說不淺淡的；但是他卻從街頭的雜沓之中，從賣淫婦的床第中，或馬路工人的結婚中，把真實的人生，毫無虛飾地展開在我們的面前。

沒有學問，也沒有傳統的斐烈普，為什麼能夠在法國文學史上吐放了獨創的藝術之花呢？——這不消說正如安特萊紀德所說的因為他是一個豐裕的天姿者，同時也不能忘記，一種推動着他的巨大的力量。

因爲他的低微的出身，使他能夠最深切地接近他周圍的民衆；他認識人類的問題，重要的乃是每天的麵包，而不是從陳古的屍骸中，去找求形而上的幽靈。

他不說一句激昂的話，他也不大聲呼號，他只是以平凡的口調，講述些平凡的事件；可是我們聽着他的談吐，不知不覺地跟着他走，終於我們走到了一個怎樣的世界呢？在這兒，正喘吁着這樣的人物，爲着二個三個法郎勞苦終日，不惜捨棄其青春的女工之羣；害了梅毒，身無分文而臥倒醫院中的妓女；六十二歲的女乞婦；爲自殺所迫的老木靴匠。

以後我們的方向，乃是『從玩樂主義的時代向熱情時代的文學』，斐烈普這樣熱烈地叫喊。

蒙派乃思的葡萄是斐烈普的成名作。蒙派乃思是巴黎的一個繁盛區，主要的娛樂地的集中處。書中的內容寫大都市街頭的流氓，一個賣淫婦和一個孤獨的青年事務員的悲劇，處處充滿着博大的愛與憐憫，對人生之勇敢而堅苦的信心。

實爲得一般法國文學的深刻暴露的長處及俄羅斯文學中的一種悲天憫人的精神。當一九〇一年，此書發行的次日，他得到了一封信：『你的書使我哭了……』這是從流氓葡萄的手中逃跑了住在馬賽的女子寫來的。據斐烈普自己所說，全書幾乎完全根據事實。

一八九八年七月十四國慶日的次晚，他在街頭認識了一個少女，這便是小說的主人公佩德梅黛尼。『這樣一個嬌嫩柔順的少女，世界中竟還有欺凌她的人；』他曾在後來感嘆地述懷。當時他衷心地愛了她，但是他對她的一切愛，結果都成了徒勞。而且當他以憤怒的眼，瞪視着那個蹂躪少女的她底姘夫時，他從那兒所見到的，已不是一個流氓葡萄，而是蘊蓄着劇烈的矛盾的社會組織了。

七月十四節的第二天，賽白斯波林蔭路上還是鬧盈盈的。晚上九點半，在樹行間耀着白光的街燈，有些地方光線照進了暗處，也有些地方却被樹葉子遮住了。麻秆的舖子已都打了烺。在黑懂懂的洋房底下，剛才還把人行道照耀得雪亮的陳列窗，現在已經熄了火，反顯得更黑暗了一些。掛在二樓三樓洋台邊的金色招牌，白天在陽光中閃耀刺眼的，這會兒也跟着那些黃色木彫的文字，一起沉在暗中去了。同那些做批發的字號一樣，做門市賣買的舖子，這晚上也都休了假。花店、鳥羽店、食料店、疋頭店，所有賽白斯波路的店家，都已把鐵柵門關得實實地。

早已奉是行人們把眼睛投到陳列窗去的時候了，夜的生活開始抱另外的目的而展開。車輛上了燈，公共馬車張起兩只輝煌的車燈，像一對快樂的眼睛。電車

上開了紅綠信號燈，一台車子像一大羣人，開轟轟的駛行。各色各種的車輛，連連串串地尾巴衝着尾巴，接連着，交錯着，輕快的滾動。地平線盡頭大林蔭路的周圍，顯得分外明亮，燈光反映空中，像一位光的巨靈在那兒搖晃。行人們的目的地並不是這條店門緊閉的賽白斯波路。馬車都在跑。往大林蔭路去的馬車，像人被玩雜耍的所吸去，都望着光亮急沖沖的跑。

賽白斯波路全部的活氣，都在一條人行道上。在闊大的人行道上，在夏夜青蒼的大氣之中，巴黎正在戀戀着過去的節日，度這七月十四節的第二天。街燈的光，濃密的樹葉，輕快的馬車，行人的喧囂，這一切，混作一團，形成一件又激越又重苦的東西，恰似泥醉的一樣。這種情景是每晚都有的，可是今晚上滿街家家戶戶的門口，還留着昨天狂歡的遺跡。喧囂與叫喚，令人想起醉漢的歌聲。家家的窗口，還插着提燈和國旗，照昨天的原樣；好似還想把昨天的歡快，再繼續下去的一般。人們的心事是不難觀測的。有些人在昨天整整樂了一天，今天還在

向四邊探望，可有什麼玩兒來再樂一會。一個懂得歡樂的人，是永遠追求着歡樂的。更有些窮的、醜的、怯生生的人物，正徘徊在節日的殘跡之中，角角落落地找尋，可有什麼歡樂的剩餘遺給他們。因為不懂得歡樂的人是苦的，他們一天一天氣喘吁吁地追求着歡樂，直追求到精疲力盡，結果是什麼也沒有得到。

空氣好似在這些人們的周圍動盪，衣衫整潔的青年人，三兩成羣的走過來，又向前邊去了。他們扣着新的領圈，打着很整齊的領帶，帶上別着光燦燦的別針，衣袋裏裝滿了錢，急沖沖地向光亮的一邊走去。商店的夥計們，互相這樣的談着：『我們足足跳了大半夜，弄得那傢伙昏天糊塗聽人家捏弄，我就帶她到康拍街的旅館裏，做硬做軟，好容易做住了！』兩人一起的男子，故意地去跟兩個巧小的姑娘挨在一塊走。每次男的向她們說話，她們就做一個媚眼，把微笑輕輕地咬進嘴唇裏。一對的男女走過，青年們就眼裏閃着火一般地向女的盯。蹣跚的大胖子們，很得意地燒着雪茄，心裏在想：『我是個上等夥計，一年掙一萬二

千法郎呢。』一對對的男女走過了好多對；漂亮的姑娘，把臂兒掛在漂亮青年的臂兒裏。女的覺得自己漂亮，心裏很得意；男的覺得別人家在羨慕他，心裏也得意。還有些比較樸素的姑娘，心裏想着戀愛，怯生生的靠近着跟自己談話的男孩子身邊，向前邊走去。此外還有幾對夫妻，大家互相望一眼兩眼，交換幾句簡單的談話，他們對於相互間的心靈和肉體，是熟悉得太過熟悉了。

這樣的人物，走過得很多；一陣去，一陣又來。賣買人恰像他們的陳列窗一樣，在行人道上佔領了許多空間，邁而赫之的走着。一個青年緊緊地抓在女人的臂腕上，跟奴隸一樣地跟着走。瞧這青年的神氣，好似跟住這個女子要直跟到世界的盡頭為止。虛榮、歡樂、淫逸、亂紛紛地混成一起，在燈火之中行進。昨天的疲勞算得什麼呢！想起過去的歡樂，深深地吐一口熱烈的大氣，慾求緊緊地縛住了心頭。巴黎像一條公狗，雖然已經精疲力盡，還是跟住了母狗不放。

娼妓們已在幹着自己的賣買，跟殺孔思坦的羅貝爾同居了兩年的那位可憐的

格壁麗愛，也在她們的中間。她的丈夫新近吃了官司。還有一位叫瓊尼的小姑娘，大概是十八歲的樣子，她還是上個月纔開始到賽白斯波路來上生意的。她的臉上祇施了一層薄薄的白粉，可是眼睛裏卻已輝閃着開始纔嘗味到的快樂。大半的人，都不會知道她是一個妓女。妓女們有不戴帽子，亂蓬着髮的，也有戴了帽子的。有的拖着奶牛一般的腳，毫不客氣的蘭男子身邊挨過去。有的搔頭弄姿地投一個無線電，祇要有男子睬她一眼，就會望着你笑。蘭培杜街的街角上，站滿了一大隊。她們不時兒的發出叫喚聲來。因為左旁就是潮濕的小菜場，使人覺得她們好似一大堆白菜的爛葉子。有時，她們又好似池塘旁邊的鳴蛙。

兩個風化警察來了。一看他們的眼光，半髒的制服，和儼然的步調，就很容易分辨出來。他們那半髒的模樣，正跟他們的職業一樣；走路步伐也有些怪特，儼然是負有使命的神氣，兩眼碌碌不利的向四邊探望，像要把那些女的從頭頂到腳跟都壓個粉碎的一般。行人們的是瞻眺的眼光，而警察的卻是警備的。有

一個帶軍隊徽章的紅頭髮的高個兒，鬍子和嘴巴都作着尖形，兩手緊緊握着拳，大踏步的走過。她們的奴性，很明白這世界上最有力量的道理，就是最好的道理。

聽見小販叫客的聲音了，因為警察走了，小販便走出來。他們戴着鴨舌子帽，兩頰發着紅熱，長着退了色的鬍子；他們要在這裏兜攔賣買，因為他們是不得不有爲肚子而奮鬥的熱情。這一邊，一個大概還不滿十八歲的青年，鴨舌子帽深深地覆在眉心上，長統靴子直套在膝蓋頂，在四周圍觀的人羣中，綑開了兩腿，踏着那雙長靴子邁步，叫人家來看。

他是出西洋鏡的，兩個蘇一看。他做出一副出巴戲模樣的姿勢，把西洋鏡向觀衆的面前晃晃，嘴裏說：『諸位先生女士，假如看見帶巴黎市政府帽章的來，請快一點兒通知一下，讓我可以早些兒準備。』原來警察他們跟對自己所熱愛的妓女們一樣，對小販們也取締得很嚴。

沛爾亞爾蒂白天在辦公室裏工作了一整天，這時候，也擠在賽白斯波林蔭路的人羣中閑步。這位到巴黎僅祇六個月的二十歲的青年，正抱着不安定的心境，在巴黎的風物之中踱步。流水一般的馬車，刺眼的光線，街頭的人羣，淫靡，喧鬧，合成一起，引起了巴培爾塔一般的混亂，在他頭腦中飛騰起許多令他喫驚的非非之想。在這樣的時候，凡是鄉下來的人羣會感覺不安，昏眩而黯然的。在鄉村跳舞會中大出風頭的漂亮孩子，跑到這大林蔭路上，却會裝出一副哭臉來的。行人們的頭腦中，把全生涯的萬事萬物一起都裝進了，攪成一團不住地晃盪。剛被這一光景所引動，又有另一光景來把它刺激。

我們的肉體中抱有無限的記憶，我們在把這些記憶，融化在自己的慾望中。我們好似提着一隻皮箱到處跑，要向前邊跑去，這皮箱中裝着的是現在與過去，這樣地我們就通過每一刹那以完成一生。

這晚上，沛爾亞爾蒂正在一邊走一邊想的，是下述的事物：

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老家，他雙親所在的東部某小城，他們在那兒經營木材買賣。他還祇有二十歲，住在巴黎還祇六月，從這點上看，他之首先想到老家，也是當然的了。老家在近市梢的一個小邱上，四邊是園子。夏天晚上，樹林子裏清風徐來，使人覺得軟綿綿的，因此一家人晚上總是在園子裏納涼。天空中的星星壓在人們的頭頂，因為天氣熱，不時地看見閃電的光。獨自兒緩吞吞地先抽一根烟捲，眼所見，耳所聞，怎樣細微瑣屑的事都叫人心裏快樂。傍晚，天氣太熱的日子，就喝一杯冷牛奶代肉湯，清涼沁入心脾。有時候，出了嫁的姊跟小外甥一起來盤桓個把禮拜，於是飯菜就多備一點，家裏也比較得熱鬧了。妹妹跟小裘萊德玩耍，做她的媽媽。有時他帶裘萊德出去散步，買一點糖菓給他。一切都是美滿的，他深深地感覺到，一家人都在幸福的自然之中，合成了一氣。

他又想到在職業學校中三年的生活。他在那兒用粗劣的線條，畫着橋梁機器的圖樣，又學美麗悅目的溶色的水彩畫。他的父母把他所繪的一張美麗的風景